

长篇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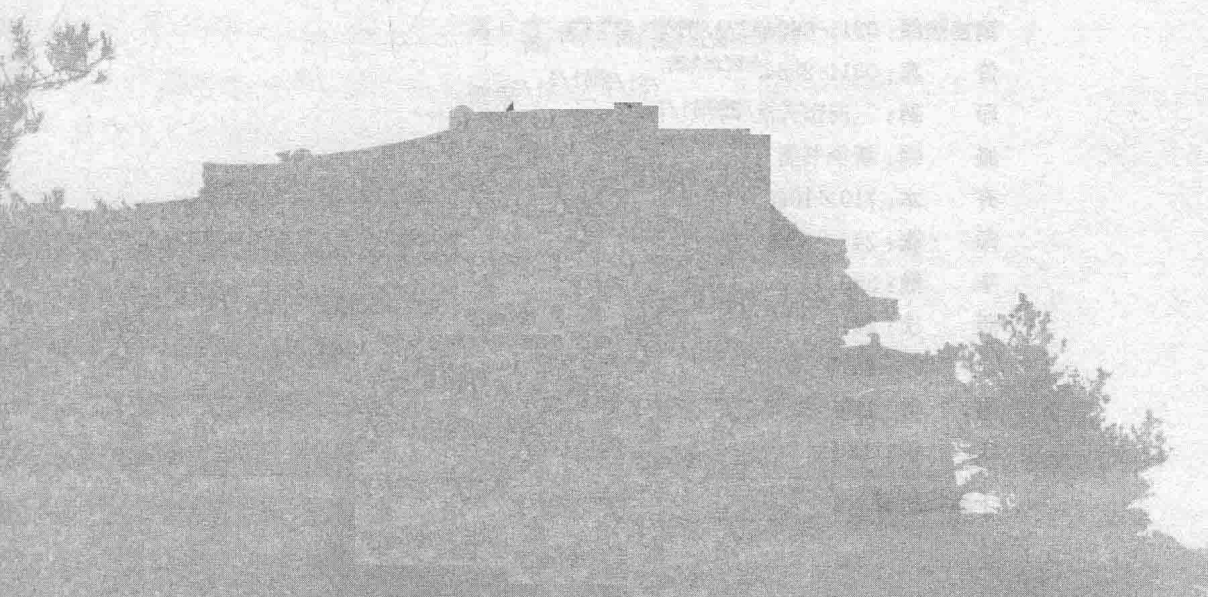
大油坊

李志刚◎著

民国凌乱底色下的人生传奇·冀南旖旎风情中的乱世危情
复杂的人物形象在爱情、财富、人性的交错中脱颖而出，惊心动魄的权斗、
倾轧、战争让家族和民族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的厚重感，让这座古老的城堡
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悲歌。

大油坊

李志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油坊 / 李志刚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11-3381-4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8893 号

书 名: 大油坊
著 者: 李志刚

责任编辑: 李 爽

责任校对: 李 伟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3381-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楔子

我毫不怀疑这本书会给所有的阅读者带来一种虚幻感，这就如我写作时的感觉一样。这种感觉的产生来自于一种空幻的现实——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心里涌动着彼时那个年代少年们基本上都怀有的文学激情。我耽溺于文字，并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自己能成为文字的巨匠。甚至，我不惮于自己的能力，开始谋划写作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

对于过往不切实际的狂妄，我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愧疚。甚至还会在受挫时把这段少年莽事作为一种用以鼓舞自己的参照。

这段时光中最大的收获是我对文学近乎偏执的狂热感动了一位同村的老学究。他送给我一本发黄的线装书——《诸家家史》，薄薄的一册，纸张焦脆如某种已经叫不上名字的乡村膨化食品。随意翻看了一下，不过是一本诸家的流年第，规矩又拘谨的蝇头小楷，文字浅薄的流水账，记述得很仓促。我把它搁在了书架的最不显眼处。它在光阴里静静地沉睡了三十年。一直到我四十多岁返乡过年穷极无聊时，才偶然把它重新唤醒。

在那个阴郁的下午，我惊异地在时光的深处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模糊背影。虚幻，是因为她静止在光阴中已经将近百年；现实，是因为这个女人就曾经活在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这时我才想起三十余年前那个午后，那位乡贤的赠予也许是一种因缘。他送给了我一个梦境——

一座庄园，一个女人和一个家族。

三十年后，我怀着一颗与少年时迥然不同的心境开始庄重地谋划写作。我又重新坐到诸家堡老家中，伏在少年时曾用过的斑驳书桌上，屋里陈旧的气息还停滞在我人生初始的时代，这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在近两年的写作时间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能窥见光阴的背影，能闻到光阴的气息。它泛着淡淡的霉味，躲在书桌的木樨中、书页的碎屑里，冷滞却又有着烫手的热度。坐在诸家堡村东的土窑上，向西眺望，你还会依稀看到诸家堡不甚清晰的轮廓线、城壕和祠堂的残留。

我总是想象着时光是一个披着厚重的壳缓缓爬行的蜗牛，缓慢却执着。不要试图挽留，留不住。我们所能追寻的不过是它身后涎水一样淡淡的黏液——某种终究会被忘记的记忆。

目录

楔 子____001

第一卷 半卷珠帘

第一章 闯南门____002

第二章 听戏____019

第三章 抢五月____037

第四章 绣儿 英子____054

第五章 崇文 崇福____072

第六章 坐窑____090

第七章 私奔____110

第八章 走江南____131

第二卷 一枕烟沙

第一章 狐魔____152

第二章 林逢春____173

第三章 摘牌子____185

大油坊

第四章 惊梦____203

第五章 闹鬼____213

第六章 凶卦____232

第七章 情劫____248

第八章 牛角梳____260

第三卷 夕阳箫鼓

第一章 摔丧盆____278

第二章 韵秋之死____290

第三章 杀蝗爷____304

第四章 夺位____318

第五章 崇武 鲍云安____331

第六章 崇文 杏儿____345

第七章 夜访____361

第八章 落日____372

第一卷

半卷珠帘

第一章_闯南门

光绪三十年腊月二十八日，大脚戏子何秀儿被诸克己风风光光地用花轿抬进了诸家堡。

但在诸家人看来，这个女人是带着一股煞气进门的。

诸家家史载：“甲辰年乙丑月二十八日，大雪，乡野覆雪数尺，牲畜多冻毙……诸家堡族长诸克己纳妾何氏。何氏，京城伶人女。是日，奇事迭出……有族人自缢于南城城首，后家庙遭疯妇冲撞走水……有相者谓此日明吉暗煞也。”

在诸氏后人的描述中那个冬日冷得出奇。从县城到诸家堡的路上到处可见倒毙的牲口。娶亲当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震天价响的唢呐声搅得雪花纷乱周天寒彻。绵延数里的娶亲队伍从天地苍茫中硬生生地撞进了人们的视野。天地间风雪一线，白得耀眼。这支队伍却红得透亮，像一幅风格冲淡的国画小品上滴落的一点殷红。

诸家的奶娘吴氏站在满是衰草的城头上，望着远处渐近的迎亲队伍，暗地悲叹：自古戏子无义，天知道诸家老爷怎么就被她迷了心窍，非要这么大的阵仗娶一个唱戏的做诸家堡的如夫人，而且还是天足，一个大脚女人。

吴氏的叹息被呼啸的风雪吹得七零八落。

新娘何秀儿摘掉盖头悄悄掀开轿帘一角——男人诸克己披着红跨在一匹枣红马上，冰天雪地中犹如一团燃烧着的火焰，红彤彤地耀亮人眼，暖帽上的金花晃荡着一丝温润的光。此时，诸克己正好回望，系着黄丝线的辫子在风中悠悠地一荡，两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何秀儿连忙放下轿帘。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惊鸿一瞥间，

何秀儿眼帘中残存的影像是一个年近五十的清癯男子，朱红色的“一裹圆”，外套是湖蓝色的坎肩，脚上是一双牛皮快靴。脸很清秀，丰准方颧，髭须淡淡的，抹不掉的书生气。若从相者的角度看，算是贵者相。唯有那双眼睛有些浑浊，热腾腾地满溢着欲望。

男人的背景是白茫茫的阡陌和一座庞大的披着皑皑积雪的土城。

何秀儿的心不由得重重一颤。令她惊惧的不是诸克己的目光而是男人背后庞大的土城。虽然只是一瞥之间，但土城的魁伟雄阔却足以让她震惊。何秀儿很难将诸家堡这个普通到庸俗的名字和这座雄卧在北方原野上的庞大城池联系到一起。

她即将成为这座城池的女主人，确切地说是第四位女主人。排在她前面的还有三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何秀儿是诸克己的第四房姨太太。

唢呐突然一声呜咽停了下来，喧闹的队伍瞬间静寂无声。

何秀儿感到了气氛的诡异，她再次挑起轿帘一角。诸家堡南门外，长风呼啸，寨壕上结着明镜般的冰。有人跪在城门前的吊桥上，白雪厚厚地覆盖了一身，风雪交加间难以辨认其眉眼。

“克俭哥，你这是做什么？！”诸克己的马在吊桥前焦躁地打着转儿。

被叫作克俭的人仰面朝天拉着长声嘶吼：“诸家家法，非正室不得由南门而入！”

风从轿底的缝隙钻入，何秀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她的目光再次和诸克己碰撞在一起，诸克己的眼神里多了一丝犹豫，他无声地向何秀儿询问，甚至在哀求：众怒难犯，是否可以改道？何秀儿冷笑一声，放下轿帘用目光做了回绝。

诸克己感受到了这个艳丽且陌生女人眼神中闪过的肃杀与决绝。此刻，对于这个三百两银票和一顶海龙帽子换来的女戏子，诸克己既爱又恨。何秀儿没有一般女子面对财富和权势时的惊惧与顺服，那种深藏眼底的不羁和抗拒令他不寒而栗却又难以割舍。

必须由南门进诸家堡，这事容不得商量。

前天订婚时何秀儿隔着珠帘抛出了一句叮当作响的话。

对于这个苛刻的要求诸克己犹豫片刻，竟然鬼使神差地一口应承下来。

当斯时也，他愿意为这个女人抛下一切。

北风如刀，铢得诸克己脸上一片绯红。他勒转马头再次踏着雪雾走到诸克俭前俯身下望，语气缓柔：“克俭哥，给我留点儿脸面，也给诸家留点脸面，起来放行吧。”

克俭笑得浑身发抖，须发上的冻霜簌簌而下：“脸面？现在我们诸家哪里还有脸面？诸克己，你可别忘了咱们老祖宗可是打北京城过来的……怎的？你还想硬闯南门？”

“反了，反了！老子今天就要硬闯南门！”诸克己的咆哮盖过了呼啸的风声，“来人，把他的嘴堵上！”

诸克俭被蜂拥而上的家丁们摁倒在雪中。

何秀儿能听到他在含混不清地骂：“臭戏子，竟然想闯我诸家的南门……”

“起轿！”诸克己喊。

唢呐声再次震天价响，花轿抬起的一瞬，何秀儿不由自主地掀开轿帘——诸克己冲着她十指箕张，干枯的手指犹如鬼爪。

何秀儿连忙闭上眼。

唢呐的聒噪和鼎沸的人声让她有了几分焦躁，花轿在无休止地晃动，仿佛脚下的路永无穷期。以脚程判断，从南门算起，约走了二里路，花轿才算停下来。

诸家堡的阔大超过了何秀儿的想象。这哪里是“堡”？分明就是一座城。这座城和这座城中的人，以及那个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似乎都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诡异之气。

何秀儿隐隐感到了不安。

鞭炮声大作，她忙整理好盖头，束手束脚地端坐。轿帘掀开，冷飕飕的风扑面而至。有丫鬟扶何秀儿下了轿，透过红彤彤的盖头她隐约看到了一座祠堂。

诸克己披挂了红帛，把红绸塞到了何秀儿的手里。指尖相触，诸克己趁机握了握何秀儿的手。男人的手枯瘦如槁木，冰凉一片。何秀儿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跟上我。”何秀儿听到了诸克己的声音，威严而低沉。戏子何秀儿像一只离群的羔羊被牵引着走向那座神秘的祠堂。她在丫鬟的提醒下迈过高高的门槛，腐朽的味道不由分说地塞满了鼻腔。透过红盖头，女人隐隐看到了红烛高烧，两旁都是人影，热烘烘的气息夹杂着香烛的味道令人欲呕。她微微抬头，正前方是一尊高大的塑像。

诸家人都看到了何秀儿裙裾下那双大脚，有窃笑声从角落里传来。

“低头。”诸克己威严地低喝。

何秀儿忙垂了头两手拘谨地揣在大红棉袍的袖中。

唢呐声和鞭炮声戛然而止，周遭一片寂静，何秀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诡异的气氛让她毛发倒竖。

“拜祖宗。”有人拖着长腔喊。

“跪下！”何秀儿的颈项被人狠狠地压了一下，她跟着诸克己跪在冰冷的石板上。

静寂中，布轴的展开声变得异常刺耳。“念我先祖，煌煌华胄，起身微薄，德布天下，奈何苍天不佑，失我九州……”有苍老而嘶哑的声音骤然响起，暗角里竟然有人在低声啜泣。

“今我龙族，再纳……再纳良妇……”苍老的声音停顿了一下，为了掩饰尴尬，还假意咳嗽了一声。何秀儿感到身体在缓缓下沉，一直浸入到冰冷的寒水中。

“唯愿子嗣永续，家族昌盛……”

何秀儿又不由自主地去看头顶的塑像，诸克己用力拽了一下红绸：“俯首！莫看！”语气里竟然有了几分怨毒。

何秀儿只得微微把头再低了些，风挟裹着雪屑从祠堂外呼啸而至，她感到一股冷飕飕的气息从腰际爬上头顶。风啸声像是鬼哭，绵长而悠远，紧随着风声而至的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嘭的一声，何秀儿的盖头被吹开，发丝如喷吐的黑色火焰在风中猎猎舞动。

“煞气，煞气，这祠堂里有妖精！”怪笑变成了妇人的惊叫。

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祠堂里惊慌地奔窜。

“快把她抓住！”苍老的声音险些被尖厉的惊叫淹没，“别让她坏了吉时！”族人们蜂拥而上，在塑像的帐幔后抓住了黑影。仓皇间，有人碰倒了神案上的红烛，随风拂动的帐幔化成了冲天而起的烈焰，艳丽如花。

烟火弥漫间，何秀儿看到一个满脸惊恐的长发女人，她被几个家丁压在身下，掙扎着双手溺水者般拼命挣扎。诸克己下意识地何秀儿拉在身后，浓郁的烟草味道盖过了呛人的烟雾。隔着诸克己瘦骨嶙峋的肩膀，何秀儿看到那个疯女人冲着自己狂笑。那笑遮蔽在烟雾和雪霰形成的迷尘中，诡异得让人发慌。

何秀儿的身体顿时化成了一坨冷冷的冰。

这个诡秘的家族以一种癫狂的姿态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吴氏满头霜雪地站在祠堂前的广场上，干枯如一棵嶙峋的矮树。

诸家的冤家终于来了。

吴氏低低地哀叹。

直到掌灯时分雪仍旧没有停的意思，纷纷扬扬的雪渍扑打在窗纸上飞蛾扑火般留下片片湿漉漉的痕迹。何秀儿已经在新房中枯坐了大半个下午，她偷偷摘下盖头，放弃了原本挺拔的坐姿重重地倚靠在床帮上。诸家人好像忘记了她的存在，红烛已经被丫鬟换了三次，烛泪点点滴滴竟然堆成了殷红的一片，恍惚之间如一颗融化了的心。窗外除了雪打窗纸的噗噗声，偶尔还会隐隐传来一两声凄厉的哀号，家丁们默不作声地在庭院里穿梭，脚踩积雪声簌簌作响，杂沓而纷乱，何秀儿的心跟着莫名地慌乱起来。

窗外已经漆黑一片。

何秀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寂静中竟然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以往此时，她正和师兄弟们围在一起吃晚饭。父亲何班主通常会在饭后点上旱烟在一旁枯坐。他浑浊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自己的脚，一动不动仿若雕塑。只有偶尔目光相对时，何班主的眼神才会活泛起来。父亲的形象已经在何秀儿的脑海中固化，他就是一尊抽着旱烟的雕塑。何秀儿当然懂得他的心思，他是在为女儿的命运发愁。妻子早亡，

没有给何家留下男丁，何家的血脉走到了尽头。何秀儿是他全部的希望，总不能让女儿跟着自己一辈子在江湖浪荡吧？

父亲和何秀儿都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叫成安的冀南小县遇到诸克己。

戏台上何秀儿一亮相，诸克己就傻了眼，他端茶盏的手就再也没有放下。管家诸崇福看出了主子的心思，一溜烟儿跑到后台，二百两银票晃得何班主眼睛发亮。

闯荡多半生何曾见过这么多的银子？

这些年大半个中国都是饿殍遍野。北京城表面浮华，可戏院、窑子、酒楼都只是富人的销金窟。一脚出门，潮河上下，四九城内外全是饥民乞丐。戏班的日子本就不好过，何家班一面唱戏一面收徒，总算是在鹭鸶腿上劈精肉，勉力讨口饭吃。哪知道这年的腊月，京城里有人拉杆子立了喜连成，何家班的学徒呼啦啦跑了个一干二净。

何家班只能出城南下。

京城之南是梆子和河南戏的天下，何家班似浮萍般飘零。

饥馑摇撼着何班主的钢筋铁骨。二百两银子足够挽救戏班三十多人的性命。

依了。何班主一拍大腿。

第二天诸克己亲自去鸿运戏楼提亲，隔着珠帘，何秀儿抛出了唯一的条件——娶我可以，不过要大大方方地从诸家堡的南门入城。

诸克己心里暗自吃了一惊，看来昨夜何秀儿并没有闲着，她把诸家堡的底细摸了个清楚，知道只有正室才能走南门。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没有过门就给自己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

诸克己隔着珠帘的缝隙看到何秀儿明眸一闪，他的心瞬间化成了柔柔的一团。他连连颌首，忙不迭地送上了一连串的“嗯”声。

何班主唯恐女儿的唐突惹恼诸克己，才要责备何秀儿，只见诸克己又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他轻轻地把那张盖着红彤彤印鉴的高丽纸放在桌上——“何班主，这张银票是一百两，现在它也是你的了。”

何班主的腿一软，险些跪在地上。

“何班主，你先让何秀儿回避一下，我有话给你说。”诸克己微黄的手指夹着银票微微向后一缩。

何班主冲珠帘后点点头，何秀儿转身去了里屋。

“银票归你了，不过我也有个条件。”诸克己说。

“您说您说。”

“你家女儿从此就是我诸家的女人，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诸克己拿银票的手悬在半空，逗引得何班主的心和目光也一起勃勃跃动，“不过，明日过后何家班今生再不能踏进诸家堡一步。”

何班主一愣，硬生生地跌坐进椅子。

诸克己一声冷笑把银票又揣回了怀中：“何班主，我可不是一般的豪绅，诸家堡的门槛可高啊。我不嫌弃你家何秀儿是做梨园行的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莫要得寸进尺失了机缘。”

何班主老泪纵横：“我知道老爷的意思了，你是怕我们这做腌臢行当的丢您诸家堡的脸。放心，我们何家班把闺女送去后就走，永远都不踏进成安……不，永远不踏进直隶境界。若我犯了誓，宁愿粉身碎骨！”（何班主不会想到，三十年后这句誓言险些一语成谶）

诸克己一笑，把银票轻拍在桌上，随即又摘下头上的海龙帽子：“这帽子怎么也值二三百两银子，咱们好歹也算翁婿一场，送给你遮风挡雪吧。”他站起身踱到门外复又停下，“何班主，这事你不要告诉何秀儿，省得她闹起来搅了我的好事。”

何班主蹲在地上呜呜地哭，像一只瘦骨嶙峋被抢了食的老猫在风中低嚎。

门外有人点上了灯笼，红色的光晕在雪渍中微微摇晃，晃得何秀儿心中一阵鹿撞——天已经黑透了，父亲和师兄弟们却没有一个人来道别。

何秀儿才要站起，窗外传来簌簌的踩雪声，她忙又坐下蒙上盖头。侧耳细听，脚步声琐碎而急切。有人在门口突然停住了，她听到崇福在低唤诸克己“老爷”。

诸克己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什么事？”

“老爷，克俭的媳妇和儿子把尸体拉到祠堂前了！”声音粗拉拉得像冬日里的风。

何秀儿吃了一惊，她的眼前幻化出诸克俭箕张的鬼手。

这人竟然死了。

诸克己愤愤地跺了一下脚，积雪夸张地咔吧作响：“真是得寸进尺！莫管他们，是她男人自己要悬梁，又不是我逼他的。我看这些人是存心要搅闹我的好事，已经乱了一下午还不想让我安生！”

对话的间隙，何秀儿听到了门外呜呜作响的朔风。

“老爷……”崇福欲言又止，“你别让人抓住话柄，克俭毕竟是为了谏言才死的。”

诸克己愤愤地哼了一声：“咱们诸家吃够了这些所谓谏言者的亏，这些人读书都读腐了，一味要博取声名，最后把祖宗的江山都丢得一干二净。现在克俭这家伙又以死邀名……”朔风把诸克己的话吹成了雪霰，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后他的语调又柔软起来，“崇福，多给克俭家的一些恤银算了，别让他们哭哭闹闹得冲撞了我的好日子。”

何秀儿听到崇福的苦笑：“我的老爷啊，四奶奶一进门咱们诸家又是失火又是死人的，还怕什么冲撞？”

诸克己再次唤住转身欲走的崇福：“你让人看住三奶奶，她这些日子老是说些谵妄的鬼话，我看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沉吟一下复又说，“还是让人用铁链把她拴住吧。”

何秀儿没有听到崇福的答应，只有噗噗作响的雪花落地声。主仆二人似乎在雪地上沉默而诡异地对峙。

崇福在一声低叹后急切地远去，夜风送来街头隐隐的哭号，是女人的声音，凄厉如鬼。风冲撞得灯笼磕在门楣上叮当作响，诸克己终于带着一股夹杂着酒气的寒意进了屋。

何秀儿闭上眼，等待着接下来未知的一刻。

桌上的红烛已经变成了一堆红泪，诸克己背着手端详着何秀儿，任由红烛摇摇

欲灭。女人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在或明或暗中如一团氤氲的红雾。对于诸克己来说，这个时刻十分值得玩味。他不知道这个有些野性难驯的女人在片刻之后会以怎样的神态出现在自己的身下。害羞？顺从？忸怩或者会有些许动作不大的反抗？无论何种神态都会激起他更强烈的欲望。情欲砰砰作响地冲击着诸克己的胸膛，他急于知道答案。

心旌随着红烛摇曳得近乎狂野。何秀儿一身红妆，红底绣花犹如盘锦，霞帔上珠辉流溢，映着大红盖头，滋生出满室暧昧的暗红光晕。红的像血，像被下过蛊的血。诸克己周身的血脉瞬间呼啸起来。他在红光里醉醺醺地游走，如一尾临近窒息的鱼。烛光骤然一爆，黏稠的暗红中有了一丝摄魂的微蓝，男人反撑住书案，目光被心怂恿着疯野地在女人的身上舔舐，嗅到鱼骨味道的醉猫一样。

诸克己的目光最终疲倦地落在何秀儿裙裾下的那双绣花鞋上。红色的绒布鞋面像是被血染过，红艳艳地绽放。上面是金色和蓝色混杂的绣花。每一条线都是一条经脉，让鞋子突然有了生命。此时，那双脚正在不安地做着细碎的抖动，健康，血脉充沛地展现着活力。哪像大太太毓梅和二太太韵秋，一双小脚像是被削了足。大不盈拳，颜色败尽，犹如腐烂的花苞，走路一摇三颤，病恹恹地讨人厌烦。诸克己蹲下身，手缓缓地握住那双脚。脚的主人挣扎了几下，看抽不出便安静下来。男人仔细端详着，白色的罗袜因沾了雪有些濡湿，却盖不住血脉的温热。他轻轻为女人褪去鞋袜，又是一阵徒劳的躲避，到底还是抵不过男人的执拗，那双光洁的脚还是完全暴露了。

那脚白皙如玉，白皙到险些掩不住青色的经脉。轻轻触碰，能觉出勃勃的跳动。指甲上涂了丹蔻。红色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撩拨，直到男人气喘如牛。

诸克己一把拿掉了何秀儿的盖头，在暗淡垂死的烛光中他看到一张明艳照人的脸。他不由得俯下身，把鼻子凑到何秀儿的头发上，闭目细嗅，如猛虎嗅蔷薇。他看到女人的眼眸中闪过的羞怯。

诸克己闭着眼睛一手揽住了何秀儿的腰。

馥郁的香气让他神魂颠倒。